

蚯蚓，俗称曲蟥，环节动物，体小而软，似无可取。人以告我，可入药，用糖浸，顷刻全化为水，真是“不堪一泡”。

然则它是益虫，靠蠕动可疏松土壤，粪便可肥田。别以为它不起眼，荀子早就赞颂“蠃（同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能有如此作为，凭什么？荀卿说盖源于“用心一也”。仔细思量，话颇在理，不在物的小、软、弱；而在它的韧、专、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一曝十寒，百无所成。由此不禁令人想到，在四化中作贡献，不怕你如何是普通一员，单位如何小，只怕没有这种蚯蚓风格。

有例，聊城起重机械厂，人不足三百，欠债、积压各四十万元，真有点奄奄乎危殆之势。这时厂内三个

蚯蚓的风格

解师曾

蚯蚓般的“傻小子”，发大志愿，锐意进取，勇羊弊端，几经奋战，颇有建树。就因为他们对四化“用心一”而顽强不屈，不但使厂有起色，产品质量大好，竟然打入国际市场，蜚声海外，广交会上一次定货三千台，洋人登门，电报订货，同行刮目。

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在几个蚯蚓般的小青年的发奋之下，居然能夺取如此成果，那么条件好一点、人多一点的厂不是有理由搞得更好些么？有为者，亦若是。问题在于要有那种如同蚯蚓般

扎扎实实地立“冥冥之志”，做“播播之事”，坚持下去，自然就可有“昭昭之明”和“赫赫之功”。

当然，人总不是蚯蚓，但是依仗社会主义制度和三中全会提供的广阔天地，从蚯蚓风格中汲取点什么，相信会取得成就的。

孩子这时该是个什么样的睡姿……
工间休息时她还在想——
难道她不惦记孩子？
迎接又一个热烈的晨曦！
把青春织将进去，
用爱意梳理根根线丝，
织机奏一曲幽渺的恋歌，
经纬交错的线缕，
是一行行透明的诗句，
又回到沸腾的车间里。
抹抹脸上的倦迹，
她哄着了才几个月的孩子，
吸收新鲜的夜露和空气，
夜愈恬静了——
花枝儿在舒展一天紧束的手臂，
给一位上夜班的年轻母亲

给一位上夜班的年轻母亲
汉中棉织厂 高巾

我是汽笛 省建运输公司 吴宏

在艰难的跋涉之后，
我是胜利者高昂的凯旋曲。
在崎岖和颠簸的喘息中，
我是鼓劲和呐喊的力。
一首旋转中的歌
——我是车笛！

背负着开拓者的希冀，
去鼓满车轮的双翼。
送给期待者以安慰，
把信念鸣响在天际。
一支进军中的号
——我是车笛！



铆钉

田旗



一天，
连接铁轨
和枕木的一只铆钉埋怨
起自己的工作来：“经常
受风吹雨打，太辛苦了，
总呆在一个地方，太单调了，
车辆老在头顶飞驰，太吵闹了。
我应该离开这儿，另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干干。”

于是，这只铆钉猛地一蹦，蹦下了路基。它希望碰上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帮它实现自己的愿望。

正巧，过来了一个放牛的孩子，牛蹄子一抬，就听“咕咚”一声，它被踢进了铁路旁边的一条水沟里。

“救命啊！救命啊！”这只铆钉拼命地喊，可是喊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理睬。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一个渔人到水沟里捉鱼，一脚踩到了它，这才顺手把它捞起扔到了岸上。

“啊！外边的空气多么好哇！闷在水里真难受！看来还是做原来的工作好。”这只铆钉边说边蹦回到路基上。

万没想到，一只新铆钉已经代替了它。它难过地低下头来，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锈迹斑斑、面目全非了。



尼克索(1869—1954)，丹麦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称他为“斯堪的纳维亚的高尔基”。

“丹麦的高尔基”

杨永明

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八岁随父到农村，放过牛、当过雇工、皮匠、泥水匠、教员。一九三四年加入丹麦共产党，当选为丹共中央委员。他非常好学，中学毕业后开始文学创作，一生写了十部有影响的作品。早期作品都是描写劳动题材，反映社会生活的，中期著作以描写人民斗争生活，控诉资本主义罪恶为主；晚期写了本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书，及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丹麦社会生活，揭露帝国主义丑恶嘴脸和谴责机会主义的长篇小说。

他的代表作是《征服者贝莱》，分《童年》、《学徒生活》、《伟大的斗争》、《黎明》四卷。这部巨著以工人运动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贝莱由革命到向右转变，以至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描写，对另一重要人物马尔登坚持革命、坚持革命群众运动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丹麦工人运动初期的斗争情况。它是北欧文学中最早反映工人斗争的作品之一。作者因此受到列宁的赞扬。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出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只有博闻强记，弄通万卷诗书，下得笔来，方能纵横自

如，若有神助。它一语便道出了写作的三昧。诗中以一“破”字提纲挈领，引出了无限风光。“破万卷”的含义，既包括数量上的逾万，又包括理解上的透

颖，还有手不释卷，如孔夫子“韦编三绝”之意。这样，胸罗万卷，左右逢源，才能笔无点尘。这两句诗，归真返朴，语虽无华而内涵极富，确是经过锤炼了的语言的精华。

(杨 种)



(小小小说)

渭南 史雨溪

麻师傅前些日子中了风，出院后手脚不灵便，退休手续已经办好，就要回乡下去了。他最后一次踏进饭店操

作间，竟和五十年前，找着父亲的衣角儿，第一次走进玉顺面馆当学徒时一样，真想哭。

“麻师傅，您坐。”他的得意门徒小黄搬来把椅子。麻师傅的心揪了一下：他是外人了。

大汤锅咕嘟翻开了花。小黄扶麻师傅坐下，转身端起装着十斤面条的大簸箕，站在锅台三尺开外的地方，双手一扬，身子前倾，左腿后蹬。整把整把的面条儿，着了魔似地飞起、散开、旋转、团成圆形，象片白云，飘飘洒洒落进汤锅，恰好罩定锅面，热汤要溅也溅不起来。全部动作和谐、优美，简直是芭蕾舞！

“好！”操作间响起了掌声。

麻师傅忧愁的眼中闪起了小火苗。小黄快步走到扯面案前，抓起个面片儿，三闪两闪，向空一扔，扯得五尺多长的面条，一根直线似地腾跃而起，继而折头向下，扎进锅里。又是一片叫好。小黄面起红晕，左闪一条，右闪一条，前闪一条，后闪一条。嗖嗖嗖，汤锅上空，面条飞舞；有直线、有曲线，上下摇摆、左右扭动，宛若流风回雪；刷刷刷一根根窜入汤锅，好似群龙归海。

前厅的老服务员看呆了，禁不住扯着长脖子

他走了……

(散文)

延安

浏阳河

他走了，悄没声息地走了。他生前开过的那些机床还在急速运转，他的儿女们还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操劳。只有老伴守在他的病榻前，眼看着他静静地睡去。

他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留下遗产。每个月七十多元的退休金，城里人生活标准高，他和老伴两口于花消外，孙儿孙女还隔三过五地来吃“孝敬”饭，他怎个能有积蓄。

弥留之际，他是那样平静，那样泰然，就象春蚕吐完了最后一口丝终于把自己包起来一样放

心……

本来嘛，一个活到高寿的普普通通的老工人的死，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多少伟人离开了人世，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动！但是，就要把他送到火葬场前，汉川机械厂却出现了异样的繁忙与波动。正在开党委的全体委员们，中止了半小时的会议赶来向他的遗体告别，还在童工时就在一块厮混的老伙伴们，解放后他教出的一代又一代大徒弟小徒弟们，甚至连根本不认识他，才进厂的青工们，也暂时放下手里的活计跑来诀别。这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四五百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站满了家属楼前那片小小的空地。哀乐声中，白头

发与黑头发的，留分头与扎小辫的，穿工作服与着喇叭裤的，戴眼镜与系围裙的，一个个垂着头，屏声静气地向他三鞠躬。啊啊，这是团结一致的标志，这是集体的力量显示呵。他的老伴，眼角湿润了。他的儿女，陡然间看清了爸爸的份量，感到祖国压在自己肩上的担子是那样重。

第二天，汉川机械厂又恢复了宁静。不过，追悼会后，全厂职工不但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故去老工人的名字，还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重新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

影片《少林弟子》的疏忽

安新明



《少林弟子》在演出中，常常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演员的演技固然无可非议，主要是因为场景的处理过于粗糙。例如：野外武打镜头中，几次出现了高耸的水塔，水泥电杆和凌空飞架的高压线，与那个时代很不相符。又例如，拼搏结束后出现了一个龙门石窟的全景镜头，画面中竟立着一块雪白的导游木牌，使人啼笑皆非！大火燃着了茅草房，屋里人全醒来了，却无法出门，除了由屋顶窜出来的以外，其余全被烧死。试想，出来的为什么不关门，屋内练就金钢捣壁之功的“少林弟子”竟然奈何不了小小的草房之门？

由于编导者在这些“小”地方的疏忽，使这部影片大逊其色。



一个管道修理工打电话喊他来的家庭主妇说：“真对不起，我来晚了，这几小时不知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还不错，在等你来这阵儿，我教会了孩子们游泳。”家庭主妇说。 张宏斌译